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纂言卷四之四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九十 經部

書纂言卷四之四

元 吳澄 撰

立政

立政謂建立政事之人猶曰知政執政也唐虞之百揆周之冢宰後世之丞相是也篇内官職非一而獨取此二字名篇以其爲衆職之首也成王歸自伐奄周公敎以用人之道官制猶因夏殷之舊蓋其時制作未定未有周官六典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兹知恤鮮哉

常以有常德之人居此官也伯長民者也文武時召公為伯而宣化於外蓋其職也任任事者也文武時周公為宰而秉政于中蓋其職也準人掌法之官刑法當如準之平故曰準人綴衣幄帳也如幕人掌次之類虎賁衛王者如虎賁氏旅賁氏之類周公帥羣

臣進戒于王而賛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
臣用皆進戒而曰王左右之臣有長民者有任事者
有平法者有居而張設者有行而護衛者皆不可不
謹選其人周公不待其辭之畢於王前嘆美羣臣所
戒謂美哉斯言也然能以五官不得其人為憂者鮮
哉前周公若曰公與羣臣言也後周公曰公與王言
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廸知忱恂

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兹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競强也廸知忱恂真實知之信之也九德之行見臯陶謨面猶向也訓順也古之人惟有夏之君乃當王室大强之時而求賢以事天有真知實能九徳之行者乃敢告戒其君先致其尊敬而曰拜手稽首后矣復盡其忠愛而曰得人以居是三者之官斯可以為后也然謀度其人而向之者必其大順于德乃可以

為居是官之人

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承上文言此夏桀之時居三宮者皆無善人葢由桀

於有德之人弗以為往昔所任而棄之所任者惟暴

德之人所以喪國而無繼嗣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

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

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嚴惟猶曰恭惟嚴惟丕式四字並發語辭湯自七十里升為天子大能理上帝之明命用以居是官之人無不稱其位未居其官而言其有才者無不稱其人所任得人故王畿千里之民皆和睦四方諸侯之國皆見其所任之為有德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羞刑進任刑戮者同厥邦謂共涖俟國庶習逸德羣衆相習為縱逸者同厥政謂共治王事奄謂包覆而有之甸謂井牧其地以授民紂於有德之人泯昏而不能明惟與羞刑暴德之人共國庶習逸德之人共政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其萬姓萬姓者商之受命民而今為周所有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

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三宅居其位克知其心者知其能官也三俊有其才灼見其心者見其可用也得人以治天職可當天心矣所以敬事上帝也立民如立之斯立之立謂植民之生也立民之長伯常伯也即夏之宅乃牧在帝朝

則四岳統十二牧是也立政之任人常任也即夏之宅乃事在帝朝則百揆統九官是也準夫準人也即夏之宅乃準在帝朝則臯陶作士是也夫下牧字衍夏氏曰準夫牧謂準夫不專任法以仁政牧民為事也令詳立民立政二官大臣也職位相等準夫掌刑之一職耳以民命為重故與二官並而曰作三事趣為掌養馬左車左右車右擕持也擕僕執轡御車者也官之所居曰府庶府衆官府也大都都鄙之遠者

除食邑采地外為公邑王使大夫治之庶府非一其賤者又有藝人焉藝伎也醫卜之類大都最遠其近者又有表臣焉表外也郊外治公邑之臣也虎賁綴衣趣馬之下言小尹庶府大都之下言小伯皆其屬也左右攜僕藝人表臣之下言百司該其餘也大史掌六典八則八法不可雜於衆職之中故特出於後而其下文繼之以尹伯該其屬總之以庶常吉士該其餘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卿亞者大夫旅者衆

士三卿王所命大夫士亦以名達于王者㣲盧烝夷蠻之國常北亳穀熟南亳偃師西亳阪險也夷蠻小國前代故都及險要之地皆以王官為之尹此言文武之時大小内外之官皆得人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克厥宅心能以宅官者之心為心也立茲常事謂立

事之官即任人也司即準夫也牧即長伯也能於立
事司牧之官以能得俊有德者居之惟能心其心故
能於其官而能得其人也三克宅皆謂文王能之蕪
猶言參預也庶言諸多是非淆亂之言庶獄諸多鞫
辯爭訟之事庶慎諸多禁戒儲備之事陳氏曰之猶
及也澄案有司之牧夫其立文猶月令言參保介之
御間文王不下侵臣職惟信任準人及牧夫違逆也
是訓用違謂庶言之順逆及庶獄庶慎文王皆不敢

自知知猶知政之知得人而信任之篤文王所以盡君道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率循敉功安天下之功義德處事合宜者容德其心有容者武王率循文王之功其于義德之人用之而不敢替率循文王之謀其于容德之人從之而不敢違蓋撥民危急必資剸裁之能貽謀宏遠必資寛大

之度此武王述事繼志而不改父之臣故父子並受
此大大之基業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
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
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
民
繼自今言繼續自今以往也此一節六我字皆我成
王也立政立事之人即常任也若謂如此也相佑助

之也受民王之民受之于天受之于祖宗也和不乖戾也自一話一言即所謂庶言也末終成德之彥即三宅之俊有德者也自今以往王於三事之官當灼然知其如此乃使之為治謂知之貴乎明也使之相我所受之民和我庶獄庶慎之事勿有以間之而不得專意為治至于庶言則自始至終一惟成德之美士是諮獻可替否以乂我所受之民謂任之貴乎專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周公謂我已受人言之美者皆告之于王則所謂庶言不勞王之自擇其美惡矣惟有庶獄庶慎之事其勿自用而至于誤但當付之于人以治之正者官之長即常任常伯準人之官也蓋言之當擇獄之當決事之當謹皆不易能人君苟恃已自用一或至誤雖悔何及惟當求賢審

官委任責成則自收得人之效此周公所以拳拳于
成王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
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克宅之謂能以可居是官者居之繹如繹絲謂又從
而由繹之審度之詳也商人與文王于三事之官詳
察其可而後使之治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

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憸人小人也小人不順於德使其君無能光顯以在世故戒以勿用憸人而惟用吉士也勱勉力也此申言上文之意言立政之官當擇其人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不云庶言庶慎舉其中以該之省文也此申上文之意言準牧之官當專其任也三官皆當擇人而專任兩節之文互相備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詰治也詰戎兵謂農隙講武事田獵選車徒之類陟猶行也禹迹禹治水所行之舊迹也方行徧行也覲顯見也耿光德之輝也揚振發也大烈業之盛也文王以方伯專征伐武王一戎衣有天下其光烈如此成王伐奄而歸兵威遠被周公欲其繼今毋忘武備以顯揚文武之德業故言及此或疑此一節與前後

文意不接恐有脫簡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承上文王武王而言故稱成王為後王常人有常德之人三事常任為重故獨舉此一官以結一篇之意

此第一章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司寇刑官蘇國公爵名忿生武王時為司寇敬不敢

慢忽也爾令蘇公也由用長我王國謂延國祚也列者前後相比猶今言例也蘇公能敬其所用之獄令亦於此而有慎以例比並權輕重之中而用其罰也周公呼太史而告以蘇公敬獄之事太史書之簡策因此篇周公戒成王以勿誤庶獄而附記于其後非一時之言也

此第二章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臨死回顧
而發命故曰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成王崩年之四月不懌疾甚也天子之疾曰不懌曰
不豫崩曰登遐曰晏駕皆臣子不忍斥言之也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
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洮盥手也頮沃面也水以水洮頮之也發大命臨羣

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頮也相相禮者被冕服以衮冕服被王身也几所憑以爲安王几以王飾几也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前設左右玉几同名同時俱名也太保奭名公以太保領冢宰也特名以其尊異之芮伯司徒彤伯宗伯畢公太師領司馬衛侯司寇毛公太傅領司空師氏中大夫虎臣虎賁氏下大夫二官宿衛之臣也百尹謂諸大夫衆士也御事總言上自六卿下至百尹皆治事者也平時則名六

卿使率其屬此時發顧命故自尊及卑同以王命名異於平時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以下王之顧命也漸進幾危疾甚曰病日臻日加劇也彌甚留久也誓以信言相要約也病既不瘳恐至大故不得誓言繼嗣之事今此我所以詳審道說而命汝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昔君猶先君也宣昭布也重光明德之輝光相繼也奠定麗依肄習重言者習之不已也達由此而通于彼也集猶鳥之來于木也定民所依陳列教條民皆服習而不違民心從故天命至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侗幼而未有知也成王以幼沖即位故稱侗迓逢迎

之也天威大誥所謂天降威也成王升遐敬迎此天
威而嗣守文武之大訓無敢昏迷逾越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
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
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殆達也弗興弗能起弗悟不蘇醒明是朕言者不昧
我所命而遵用之也宗社之重基業之大付之一人
可謂艱難言當敬保護康王大渡脫艱難和燮畿内

遠邇之民安勸畿內大小之國然爲政有本必先脩
身當思如夫人之能自治于威儀者脩身有要必先
治心毋使冒進于不善之幾幾者動之微幾有善惡
審擇于此時進于善不進于惡非幾者動而之惡者
也冒所以韜尸進於不善猶尸之入於冒故曰冒進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綴衣幄帳羣臣于此既受顧命畢而各還其位徹出
幄帳于路寢之庭

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仲南宫氏桓毛名齊侯氏吕名伋太公望之子為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以兵衛迎太子以入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勲戚顯諸侯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主或曰恤宅宗蓋喪次之名宗

者宮廟室屋之通稱初喪未成服未居梁闇故于路寢之翼室爲憂居之室也

丁卯命作冊度

丁卯王崩之第三日也命亦太保命也成王有遺命將傳之于康王故作冊以紀其言而授之也既作冊因作受冊之度如下文升階即位受同祭咤等禮節是也凡喪禮厥明而小斂又厥明而大斂尊卑皆同命作冊度者既大斂之後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癸酉王崩之第九日天子七日而殯自死之明日數此既殯之後也殯畢則送死之事略具矣故于此時傳顧命于嗣君也召公以西伯為冢宰故曰伯相士山虞匠人之屬須索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士喪禮獻材于殯門外櫝弓旬而布材與明器

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

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狄下士喪大記狄人設階葢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

者也黼扆屏風為斧文設黼扆幄帳如成王生存之

時牖間牖東戶西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敷

猶鋪也重天子之席三重篾席桃竹枝席也此舉其

上席而言其下更有二席黼以絳帛為質白黑綫刺

為斧文純緣也即周官次席黼純也華玉有彩色之

玉以之飾几周官吉事變几凶事仍几變几謂飾之

漆之盡變其質觕文也仍几謂雖飾之漆之尚仍其質其文不皆滅質也吉事尚文凶事尚質故爾西序東嚮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成王殯在西階之上此座堂在殯之西南底席蒲席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東序西嚮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筍席畫彩色雕刻鏤西夾南嚮此親屬私燕之坐也筍席竹席紛雜以玄黑之色雜為之緣漆漆几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户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

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將傳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壁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

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于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度故歷代相傳寶之此陳寶器也楊氏曰宗器于祭陳之示能守也于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在賔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玉輅綴輅金輅面皆南向先輅象輅次輅木輅

門側之堂曰塾左塾門内之西右塾門内之東前皆北面此陳車乘也象輅對玉輅木輅對金輅不陳戎輅者戎事非常故不陳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雀弁赤色韋弁也惠三隅矛畢門路寢門綦弁以文鹿子皮爲之上刃刃外向堂廉曰戺兩階戺阼階賔階之稜也士皆立堂下冕大夫服劉鉞屬東堂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戣瞿皆戟屬東垂西垂東西序之階上也鋭矛屬說文作鈗側階蓋東廂之側階

上以恤宅宗在東夾翼室故此陳兵衛也上文陳座

席賔器車乘皆象成王生存時儀物成王殯在西故以西為上陳兵衛者衛嗣君也嗣君在東故以東為

上

王麻冕黼裳由賔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王康王釗也儀物既備然後受顧命嗣王位自是始稱王麻冕績麻三十升布為冕蓋衮冕也是時成王在殯尚未成服君臣皆吉服然皆有變衮冕之衣五章其裳四章此用黼裳惟二章示變也由賔階升猶

以子道自居不敢自為主也卿士王朝之卿也邦君

諸侯也蓋自此始至卿士王臣故先于邦君蟻裳色

玄如蟻正服當玄衣纁裳此變其裳色也卿士邦君

及太保等蓋各從其命服卿士邦君但陪位無所執

事故入路門即堂下之位不升堂也卿西向諸侯北

面若有公亦北面孤則東面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

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太宗上宗太宗伯也彤赤色纁赤色之淺者下纁裳
而彤裳亦變也介大也大圭鎮圭也長尺二寸天子
所執同爵名瑁方四寸太保攝王事故承介圭太宗
掌禮故奉同瑁太史太宗之屬以其秉冊故先之太
保宗伯奉先王之命以傳嗣王故升自阼階書即書
顧命之冊太史將以命王故從王而升自西階御猶
御車者之御言與王相近也王于此時立賔階上少
東太史東面于殯西南秉冊書而命王以嗣位之事

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皇后大君也末命臨終之命成王顧命自言其嗣守文武大訓故曰命汝嗣訓卞法也燮亦和也蓋成王顧命命羣臣也此辭則述成王顧命之意書之于册以命康王者也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

天威

眇小而如亂治也天威與前敬迓天威同謂喪禍也

太史讀冊畢王再拜受命起而荅曰眇然予末小子

其能如前人之治四方以敬畏此可畏之威乎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天子之禮無可考證今以士禮推之父之命子必醮

以酒醮者有獻無酢太保攝王事傳顧命命嗣王亦

用酒者如成王生存親命其子也然太保臣也不敢

純如父醮子之禮故略如臣獻君之禮有獻有酢其時太保執天子之圭爲攝主太保以同酌酒承以瑁獻嗣王王受同瑁三宿而後三祭三祭而後三咤宿與肅通肅者肅拜也案儀禮燕禮臣獻君君拜而後受爵此天子禮或異于諸侯或一時變禮不當比于常禮故先受爵而就執爵以肅拜三肅致敬也春秋傳晉郤至三肅使者或曰儀禮鄉飲酒主人三拜衆賓疏云衆賓各得主人一拜蓋衆賓升階拜受爵者

三人主人各為一拜故三拜此葢以太保太宗太史三臣傳顧命故各一肅拜以禮之也祭者飲食必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示不忘本也三祭儀禮冠禮皆以四祭醴三註云禮成於三故三祭也咤者以酒至口而不飲居喪故也三咤肅祭皆以三成禮故咤亦三也饗者勸飲食之辭欲王受此酒而饗之也如成王錫周公秬酒而曰休享享饗通士特牲饋食禮尸執奠祝饗註云饗謂勸强之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王三咤畢太保受同于王降盥升以異同酌酒秉璋以酢蓋臣為獻主不敢勞君酢巳故自酌以酢又不敢褻君爵故易異同又不敢以圭瓚故用璋禮凶事設洗西階西南吉事設洗阼階東南此時喪未成服而行吉事盥洗在東宗人小宗伯佐大宗者大宗供王小宗人供太保既自酌酒于同將拜故受宗人同

而拜受爵王荅拜以送爵太保乃于宗人受同而祭嚌咤嚌者各嘗其味宅與咤同以嚌為咤嘗至口畢于王也既嚌咤以同授宗人又拜者拜酢禮也王又荅拜亦如平時燕飲之禮

太保降收

獻酢禮畢太保降則王及羣臣亦皆降收者有司收徹器用

諸侯出廟門俟

廟門路寢之正門成王殯在焉故曰廟蓋自廟門出而俟于路門之外非俟于路寢門外也

王出在應門之内

天子五門臯庫雉應畢畢門即路寢門以諸門至此而畢也應門之内内朝也天子三朝外朝在雉門内朝士掌之内朝在應門内司士掌之燕朝在路寢太僕掌之時殯在路寢故王于内朝見諸侯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

右皆布乘黄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

周中分天下諸侯以二伯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者繼周公為東伯也諸侯各隨其方而入分左右班皆北面以東為右以西為左布陳也乘四馬也黄朱黄馬而朱其鬣以為庭實其時諸侯必衆衆國皆陳四馬非王庭所容必少陳之餘者在外

賔諸侯也或曰當作擯案周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綉璜以黼謂以馬為幣則以圭合之兼幣即合幣也布乘黄朱是馬為幣也故賔舉所奉之圭以兼其所陳之幣而致辭于王云云一二見非一也為王藩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之贄奠之再拜稽首臣拜君之禮也義嗣史氏之辭義宜也王義嗣前人之德故荅拜也吴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

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喪禮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爲後者也康王見諸侯若以爲不當拜則疑未爲後且純乎吉也荅拜既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呂氏曰此非常禮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諸侯朝王而召畢爲二伯故召畢率之以入羣臣見王而冢宰司徒最尊故太保與芮伯咸進相揖相之人太保司徒率羣臣而相者舉手揖之使拜遂皆再

拜稽首也前之拜諸侯拜羣臣不拜此之拜羣臣拜
諸侯不拜也王荅諸侯拜而不荅羣臣拜葢諸侯自
外初見羣臣在内日見也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
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
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曰者太保言也太保為外諸侯之伯内羣臣之長故
率諸侯羣臣進戒于王也羑若未詳或曰若順也羑

里之因逆境也而文王以順處之因此遂受天命或曰文王自出羑里之因而天命始順或曰羑蓋也天所善天所若謂眷佑之也或曰羑若即下文厥若或字有訛滔案四說俱未安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誕受天命以其能恤西土之民也陟升遐也成王未謚故稱新陟王畢盡協合賞當功罰當罪盡合其宜克勝其任安定文武之功用能延及于今後人有此休美令王嗣位其敬之哉張猶張弓之張言

無弛也皇大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高祖謂文武寡命言周之受命世所寡有今王當不忘戎備無或弛怠而隳壞我文武不易得之天命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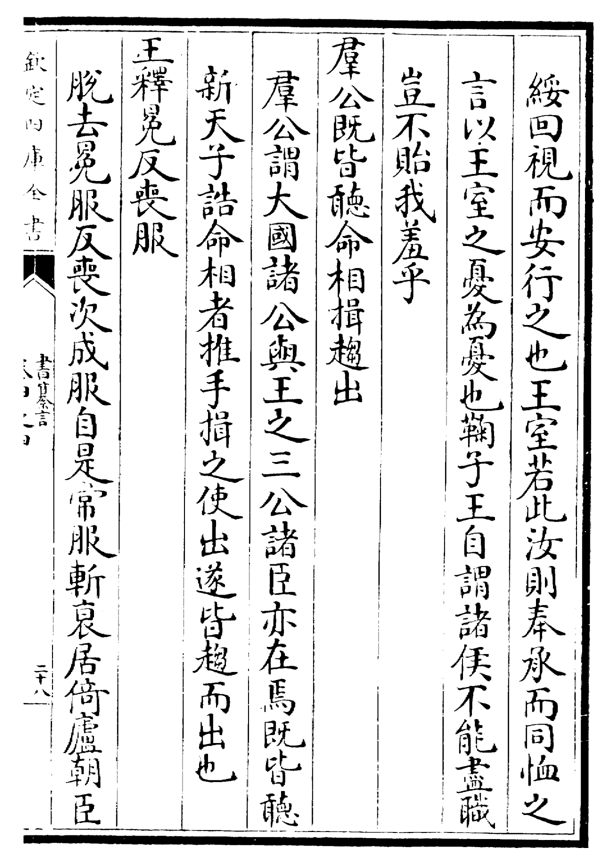
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稱名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未踰年亦書名也報誥報其進戒之辭而告之也

報誥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内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

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丕平富謂無一人不富也平者各得其分願富者家給人足也不務咎不以咎人之咎為務慎刑罰也底至致于極也齊信謂皆信也文武之心致之至極而民丕齊其信用能顯著于天下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保乂王家用能受正命于上帝君仁于民臣忠于君兩盡其道天用

順之而付畀以四方謂得天下也既得天下之後乃
封建諸侯樹立以藩屏在我後之人言先王之有臣
以保乂王家所以勵羣臣也言先王之建侯以藩屏
後人所以勵諸侯也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
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天子稱同姓大國曰伯父小國曰叔父異姓大國曰
伯舅小國曰叔舅令獨舉同姓大國以包其餘也顧



綏回視而安行之也王室若此汝則奉承而同恤之言以王室之憂為憂也鞠子于王自謂諸侯不能盡職豈不貽我羞乎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

羣公謂大國諸公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既皆聽新天子誥命相者推手揖之使出遂皆趨而出也

王釋冕反喪服

脱去冕服反喪次成服自是常服斬衰居倚廬朝臣

反就其次諸侯反歸其國亦服喪服喪禮喪服篇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于不得已三年之喪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孔子有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

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受教戒哭踊荅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産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服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黄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

于此書也曰父子君臣之閒教戒深切著明猶以爲後世法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辯或問蘇氏以此爲失禮如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語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意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錄此事可考蓋易世傳受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或問蘇朱二說

孰當澄曰蘇説據禮之經朱説達事之權舉一而廢一皆不可古者天子崩世子聽于冢宰雖未正名嗣位而羣臣尊之為君下無所覬覦上無所疑忌禮明而分定故也武王喪成王幼周公以叔父位冢宰攝王事致流言之謗成王或因風雷之異得周公代武死之説而王之疑始釋及其將終以此為監欲嗣子正名定分于初喪之時故有顧命召畢奉承其意制為權宜之禮蓋前此所未嘗有後此亦不常行也朱

子見後世有繼嗣不定而致禍亂者當宋氏光寧授受之際又嘗身親其事一時因心衡慮故其言如此然先王之禮萬世可行或值事變不同隨時度宜而行變禮亦聖人所許所謂禮變于不得已也若遂以後世冊立新主君臣吉服為是改先王之禮則恐未為通論

呂刑

呂國名刑刑書也禮記孝經作甫刑宣王時詩

云生甫及申平王時詩云不與我戍甫蓋吕侯子孫或因吕為甫或别封為甫穆王時未有甫名後人曰甫刑者猶叔虞封唐子孫稱晉詩從初所封曰唐國風史記從後所稱曰晉世家也或曰吕甫聲協猶受紂二字不同其初蓋一名也

惟吕命

吕侯為王司寇更定贖刑新制具載刑書因諸侯來

朝王使呂侯以書之意告命諸侯也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穆王嗣位時年已五十享國百年蓋在位五十年之後耄老而昏忘也荒大度揆猶禹言荒度土功詰治也大加揆度作為刑書以詰治四方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若發語辭訓遺書也古有遺書所載之事如下所云

蚩尤炎帝時諸侯黄帝興兵誅之鴟貪殘之鳥横取

非已之有曰奪矯强虔殺上古風淳俗厚蚩尤始行

凶暴以開亂原惡勢熾盛驅扇薫染延及平民皆習

于惡無不為寇為賊以貪殘為義肆行不忌外姦内

宄為寇而刼奪取貨為賊而强矯殺人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

始淫為劓刵椓黥越兹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

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

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

苗民三苗之君也蠻獠之處擅自長雄雖君其國非受天子命而為諸侯也其實一民而已五虐之刑比舊五刑更加酷虐也曰法非法而為之法也殺戮大辟也劓刵皆劓辟不言剕辟者包于劓宫或曰刵字誤為刵椓宫辟黥墨辟并制一并制之不分輕重也

有辭無罪者也凡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

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改作五虐之刑為法大辟既施於無罪而又過為四者深刻之刑凡麗于刑不分輕重而并其制無復簡別其無罪而有辭者與猶生也民生斯時相與漸浸于淫刑之中泯泯然沈昏棼棼然殺亂信實也刑之輕重允當情理之實是之謂中并制之刑其實民無所取中顯明之地莫可告訴則告訴幽冥之間以求直于鬼神而已覆反也彼此互相詛盟也衆庶被虐威之戮各以無罪

告訴于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徳其刑威之虐發而上聞惟有腥穢之氣皇帝堯也庶戮以無辜告天而帝堯哀矜之堯之心即天之心也遏絶謂竄之于三危遏止其惡而絶其世使其子孫無復得傳世為君也此篇言在下者五皆謂為諸侯也對天子而言天子在上諸侯在下者也

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

重少昊之後黎顓頊之後重即羲黎即和在地者人

也在天者神也三苗貪虐民罹凶害無所控訴而聽
于神夫妖由人興民不謟瀆求神則神之妖怪自息
堯命羲和欽天授時禮秩有經職方無越民不得以
非禮上交於神神不可以非類下接於人自是無復
有妖怪降至人間者國語曰古者民神不雜少昊之
衰也九黎亂德天人作享家為巫史民神同位顓頊
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
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

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世敘天地而别其分至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羣后諸侯也逮及也及此時在下為諸侯者皆有非常之明故鰥寡之情無所掩蔽時苗民已寛矣堯清心訪問下民鰥寡遂言苗民既往之惡其情即得上達堯知苗之毒民在於昏虐令諸侯一反其道以德之威為威則不虐以德之明為明則不昏也棐苗民

之竄考之傳記在舜賓于四門之後受終攝位之前

時帝堯在上為君所謂皇帝哀矜庶戮清問下民孔

傳皆以為堯蔡氏以為舜者非是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

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

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

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

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

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三后皆以諸侯入為帝朝之臣伯爵夷名猶崇伯名禹稱伯禹也稷封于邰以有邰之君入為稷官故稱后稷恤功以民事為憂也自上教下曰降内則曰降德于衆兆民伯夷教民以禮民入于禮而不入于刑折絶斯民入刑之路也禹為司空治水水由地中行而土可居九州各主有名之山川以表疆域稷降下播種之法三農得豐殖其嘉穀三后各成其事惟務

繁盛其民之生聚降典教之也平水土安之也降播種養之也所謂德明惟明者如此臯陶為士官為百姓制得中之刑使之畏威寡罪而敬其德當是之時穆穆者在上為天子明明者在下為諸侯封國在東在西在南在北其明各章灼于其方無一不勤于德其彛猶召誥言非彛四方諸侯皆惟德之勤故能明于臯陶制刑之中導民為善禁民為惡民之棐彛者率皆順治而刑不用典獄諸侯之君主四方之獄者

非反辭惟正辭下章非時伯夷惟時苗民是其例也

訖絶也富貪賄賂也堯時萬國咸寧比屋可封刑措

不用或不得已而用刑則盡絶貪虐一是公正敬謹

畏忌表裏無愧身之所為皆可言之于人無所揀擇

去取治獄如此是能合乎天德而天之元命不待外

求乃其自作也故得上配天子享國在下所謂德威

惟畏者如此案此篇皆是誥諸侯之辭此章首言蚩

尤之亂遂言堯時苗民淫刑之惡羣后祥刑之美以

示戒示勸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令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

嗟嘆辭四方司政典獄謂諸侯也非爾諸侯為天之牧民者乎今爾何所監視何所懲創乎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惟是苗民也伯夷以禮教民使不犯

刑此其布政之廸也奪攘劫取賄賂也蠲貸也苗民不察獄辭之所麗蓋以不擇用吉人審觀于五刑之中惟是一衆虐者貪者斷制五刑妄亂加罪于無罪之人上帝不貸其惡而降之殃咎苗民無所辭於帝之罰乃至滅亡絶其子孫之傳世不復得為君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

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伯父等即司正典獄之諸侯王享國百年矣諸侯之老者猶父兄弟少者猶子孫父兄之列以伯稱弟之列以仲叔季稱子孫之列以童幼稱舉同姓諸侯以包異姓也刑合天心則天降格而眷命之爾皆聽我言而謹於刑庶乎天有格命也由用也刑之中者用以慰民也爾無于此而不日勤刑之失者宜以為戒

也爾無于此而戒不勤勤于由慰為其所當為也不勤于所戒不為其不當為也刑者天之所以齊乎民也淫刑為天所譴則必不終于位祥刑為天所福則必克終于位使我在位一日或不克終或克終皆在爾司刑之人爾能謹于用刑庶可敬逆天命而使我克終所以奉我一人也畏與威同畏謂刑罰之也休謂赦宥之也雖有所刑罰苟不當則勿刑罰之雖有所赦宥苟不當則勿赦宥之惟當敬謹于五刑使輕

重寛嚴各得其當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當寛而從輕柔克也當嚴而從重剛克也寛嚴輕重適其平正直也天有格命而克終于位一人有慶也惡無所容而善有所恃兆民賴之也上下同享其安永永無窮矣穆王惕然以已之克終不克終係于諸侯用刑之當不當諸侯承王之命其可不謹于刑乎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邦言其國土言其境内之地祥吉善也刑者凶器而曰祥刑蓋慈良惻怛詳審輕重主之以不忍行之以不得已所以謂之祥也在今日爾諸侯欲安百姓何者當擇非人乎何者當敬非刑乎何者當揆度非及乎人謂用刑之人及謂刑之所加猶罰及爾身之及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兩辭證也造至也具備俱完也師衆也獄辭不一麗于刑者不過五故曰五辭辭證俱完則與衆有司共聽其辭當麗何刑簡分别之也孚實信無疑也辭既分辯而無疑則定其罪而正之于五刑五辭所麗之刑分辯不明是謂不簡不簡則正之于五罰五刑所宥之罰審責不合是謂不服不服則正之于五過刑罰過皆曰正者謂斷以公定以理各得其正也然古之所謂罰者以五流之法宥之而已令五罰皆以金

贖則與古不同矣周官所謂過者桎梏而生諸家食役諸司空令五過輕于金贖則與周官又或不同矣夫自刑輕之而為罰自罰輕之而為過過則幾于免矣法固欲其輕也以私而故縱之則非天討之公所以嚴責五過之疵官挾勢也反報恩也内女謁也貨賄賂也來請求也為是五者而狥私所犯非過而以為過此故縱之罪與犯人同所宜審克之審克謂審之而能得其審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者雖不刑之而猶入于罰也若五刑有疑則直赦之而不復入于罰矣五罰不服正于五過者雖不罰之而猶治其過也若五罰有疑則直赦之而不復治其過矣有疑而當赦者所宜審克之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

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推究得實者罪之當刑者也雖有衆人同聽惟當更于其容貌有所考察周官所謂色聽是也衆皆曰然而猶必察焉慎之至也無可推究者疑而當赦者也

疑獄難明不復再聽蓋過于尋求或至誤入必受天譴天威俱所當畏故疑者不問而赦之也刑施于人曰辟五辟之疑皆赦其罰謂或有不赦而罰贖者也六兩曰鋝鋝黃鐵也倍謂倍百為二百鋝倍差謂倍二百為四百而差之少進為五百鋝閱察也察數而得其實曰閱實五罰之金多寡不同皆必閱實其罪果當其罰而後罰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別言罰屬合言刑屬者刑罰同屬互見之也周官司刑所掌

五刑之屬二千五百今此雖增其舊然輕罪比舊為多重罪比舊為少三千屬者法之正條若罪無正條則取上下條比附其罪但比附之例有不可誤者有不可用者僭差誤也謂當比此一例乃比彼一例所比不當則與辭不相應是亂其辭也雖有比附之例其法不可行者勿用之漢長安賈人坐與渾邪王市者五百餘人當死汲黯曰愚民安知所市賈長安中而文吏以為出財物如邊關乎若此之類是以不可

行者比附也法無正條尤當詳謹內致其察外比以法所宜審克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刑在上而情適輕則減一等而下服刑在下而情適重則加一等而上服用刑之權也諸罰亦然或減輕

一等或加重一等輕之重之如衡之有權然此特隨一事而輕重耳亦有隨一世而輕重者若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之類是也刑罰之權或同或不同然有其倫敘則不可紊有其要歸則不可易惟齊非齊者權也有倫有要者經也罰贖聊以懲之雖非至死然殫其資財人已極于病矣輸財者猶憫之況刑加其身乎此穆王哀矜之甚也佞口才也獄者欲盡人之情實以口辯折人使人無所

措其辭易至誣枉良者慈祥豈弟之人治獄之法雖不可過亦不可不及無非在于得其中而已察獄辭之參差不齊有不從順者有從順者從謂得其情理也當以哀敬之心折獄哀謂矜憐其人敬謂謹重于已獄辭既定當得何罪則明白開讀律法之書與衆有司共相推度如卜筮之旅占咸欲庶幾乎中正其刑必如是其罰亦必如是所宜審克也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獄既成于下而無疑輸于上而無疑治獄有司于其刑達上之時必備載其情節有可輕可重者并載兩刑聽君國者之自裁不敢專決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卿大夫從諸侯而來朝故又呼其大官大姓而戒之
穆王惟恐用刑之或誤故言之而多懼惟其敬于刑
故欲有德者司刑令天相佑斯民有四方司政典獄
之諸侯為天牧民作天子之配而在下單辭無佐證
者聽之尤難其明之所照當如清水之照影表裏洞
徹無毫髮之不見故曰明清于單辭民之所以治由
典獄者之無偏私中聽聽之不偏也家者人之所私
私家謂私之如家然府主案牘者辜功以入人之罪

為功也報如報虐以威之報庶衆言之也尤殃咎也不中聽獄者所見之偏爾私家于獄者必受貨賂也然獄之所以私亦有非以財寶為貨者惟主吏欲以人之罪為巳之功則故以陷人治獄而私天必報之以庶尤令雖未報終久可畏者惟天罰也非天不中而偏罰之葢以人之為人在于有生之命陷人命以至於死天豈容之哉若天之罰不如此其極則獄吏將無所畏恣為深刻而施之庶民者皆酷虐之政無

復有令善之政在于天下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於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於茲祥刑

嗣孫諸侯嗣世之子孫蓋諸侯或有世子代君來朝者自今以往將何所監視豈非德于民之中乎謂以德用刑于民而得其中也我之言如此汝尚明聽之哉屬猶附著也哲人明理審法其于用刑也雖兩造

之辭紛紛無有窮盡皆使附著于五刑之極處極謂
得其至當故刑咸適中而已亦有福慶也凡受王之
良民而治之者不可虐之以不祥之刑當監視于此
之祥刑祥刑者以德為刑也

文侯之命

文侯晉君姬姓武王子唐叔虞之後史記幽王
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襃姒廢申后逐
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殺幽王晉文

侯與鄭武公及申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東遷于洛平王賜文侯秬鬯弓矢命為侯伯此其命書也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尊之也文武之德昭明而上升于天廣布而下聞于民惟以是之

故天集其命于文王之身周家之命集于文王定于武王故集命則以文王言明德則兼文武言先正文武之臣也能于左右昭事其君及小大謀猷之事皆率循從順以此貽後故文武而下諸君為平王之祖者得以安于其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嘆而自傷言已嗣位父死國敗為天下之大罪戾夫犬戎之禍幽王實致之平王過則稱已故以天丕愆為已所造也戎猶寇也純語辭俊大也王室中把資用惠澤及于下民者殄絶詩所謂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是也資澤殄則民心去故夷狄乘間侵寇我國家即我治事之臣無或有耆宿壽考之人尚在其所服之官既無可以付托而内顧已才則不能勝其任惟曰四方諸侯在祖行父行者其誰能憂恤朕躬乎

又嘆而言諸侯若有功于我一人則我可以永安在位矣蓋悲無人如先正之能使先祖得以安于位者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乃汝也顯祖唐叔也乃辟平王自謂唐叔有功周室令汝有功于我是汝能光昭其祖也幽王失信諸侯莫有至者文侯始以身為天下倡取法文武之道以

勤王室用以會合諸侯繼紹汝君使不絶其世追孝于前時文德之人謂使已不失天下以祀其先王也汝多所脩完捍衛我于艱難如汝之功我所嘉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衆也彤赤盧黑也諸侯受賜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

乘往者往歸晉國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恵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蘇氏曰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室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吕氏曰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畧未復正卧薪嘗膽之時奔亡之餘僅得苟安釋然遽以為足嗚呼此周之所以終于東乎

費誓

費地名後為季氏邑魯侯伯禽征徐戎之時誓師于費也案史記周本紀魯世家武王克殷封周公旦于曲阜曰魯公不就封留佐王王崩管叔及羣弟流言公相成王而使子伯禽代就封于魯管蔡武庚反公奉王命東伐淮夷徐戎亦反伯禽率師伐之作肸誓遂平徐戎定魯肸即費字傳寫不同爾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戒勑之使無諠譁欲其靜聽誓命也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

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徂茲猶曰往者敹整治之也敿施楯紛也紛如組而

小繫於楯以持之弔精至也備具也每弓百矢又有

重弓以防損折鍛鍊礪磨也鋒刃刀劒之屬甲衛身

冑衛首干楯以捍敵皆自衛者戰伐所用長兵則弓

矢短兵則戈矛與凡可以擊刺之鋒刃皆攻人者先自衛之器後攻人之器言之序也魯侯謂往者至國之初已有淮夷徐戎並起叛亂其時已嘗俾汝脩戎備無敢有不精好者矣今往征徐戎且築壘壁有當教戒之事如下文所云故又誓衆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今謂今出征之時也淫大舍放牿牢言放牧杜塞擭

捕獸機檻斂塞穽穿地陷獸獸傷牿謂傷牿之牛馬牛
馬在牿遂以牿為牛馬之名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
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風牡牝相奔逸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逐追求也
復還之也失者無得踰越壘伍而追求得者惟當歸
還之則我當商度多寡以賞賚汝如或失者越伍追
逐得者藏匿不還則皆有常刑也

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上文既言馬牛臣妾之去失者此又言不因去失而敢盜取他隊之馬牛臣妾者先戒之以無敢寇攘而或有踰垣墻而竊其馬牛誘其臣妾者當服寇攘之罪故亦有常刑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甲戌用兵之期也峙儲也糗糧食也不逮不及數也大刑死刑也淮夷徐戎並起今獨征徐戎蓋徐戎近

魯先攻近者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幹板築之木題曰楨墻端之木也旁曰幹墻兩邊障土者也上文峙糗糧不言魯人蓋伯禽爲侯伯監七百里内諸侯率以同征糧食當自賫持甚統告諸侯在會之人也此下楨幹芻茭

非遠國所能自賁故責之魯人也無餘刑謂刑之至
重其上更無餘特降死一等而已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芻茭所以供牛馬若不繼則牛馬飢疲故亦服死刑
也魯侯作費誓之時蓋在周公作大誥之後其篇次
文侯之命者以侯國之書附帝王之書故居周書之
末

秦誓

秦穆公遣兵襲鄭而為晉所敗作誓以悔過此其辭也案春秋左氏傳僖公三十年九月晉秦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君秦與鄭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而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使孟明西乞白乙出師蹇叔曰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

謂之曰爾何知爾墓之木拱矣秦師遂東三十
三年春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
乘王孫滿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
商人弦高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使遽告
于鄭鄭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
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
矣不可冀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敵不可縱夏
四月晉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

乙丙晉文公夫人文嬴秦穆公女也請舍秦囚晉人歸三帥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作誓悔過蓋在此時然文公二年春秦又伐晉戰彭衙三年夏秦又伐晉封殽尸既作秦誓之後荐興報復之師烏在其為能悔過也但其行事雖不踐言而其立言則可垂訓故夫子取之聖人不以人廢言也如是邵子曰夫子定書終于秦誓知周之必

爲秦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羣言之首猶曰第一等言語云爾即下文所引古人

之言是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

如流是惟艱哉

訖盡盤樂無逸所謂盤于遊田孟子所謂般樂怠敖

是也言人盡如此多荒於盤樂已責人之不善此甚

無難惟受人責己之不善能如水之流有順而無逆

者是為難也盤艱難三字協韻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思欲遷善改過惟恐弗及故憂日月之逝若弗復有

來日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惟如古先謀國之人則今未能即有其人使來就已

忌語辭如詩抑鬯弓忌惟令之謀人姑且將以為可親而與之謀雖則曰如此然于令之謀人之中庶㡬求問老成之人則無所過也此蓋悔其違蹇叔之謀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

番番良貌仡仡勇貌截截辯給貌諞巧也皇大也昧

昧深潛之意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基木既拱者我庶幾有其人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願有其人此二者人品易明前日之失今日復踐矣惟有捷給善巧諞言之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俾君子變易其言辭我大多有其人故昧昧深潛而思之惟恐一日不察復為所惑也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此蓋悔其用杞子之言也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介猶个也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受也技有才者彥聖有德者彥美士也聖通明也不啻謂心之所好甚于口之所言也子孫黎民

言子孫所有之黎民職主也冒忌也違背也俾不達謂在下因窮不使之達也殆危也穆公前既悔用人聽言之非矣故又及此言能容之人進賢利國不能容之人妨賢病國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杌隉不安也懷安也結上文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

書纂言卷四之四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樊少巨